

# 圓悟克勤之公案教學 ——女眾參禪之案例分析

吳芬錦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法鼓佛學學報第 24 期 頁 61-90（民國 108 年）· 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24, pp. 61-90 (2019)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6889/DDJBS.201906\_(24).0002

ISSN: 1996-8000

## 摘要

佛教發展的過程中，長期處於父權社會的歷史背景之下，女眾參與佛教之修行、研究，乃至弘揚與傳承法脈，皆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因此在佛教文獻上有關女眾的記載相對較少，然而宋代因佛教蓬勃發展，女性參與宗教活動也增加，這可反應於文獻中有關女眾的問法、修行記載較以前多。有關宋代女性佛教的研究有 Miriam Levering 宋代女禪師之教學指導、臨濟禪與性別研究，及大慧宗杲（1089-1163）對女眾弟子之教導等；另外還有 Ding-hwa E. Hsieh 有關宋代禪中女性形象之探討等研究。然過去鮮少特別針對圓悟克勤（1063-1135）禪師之禪法與其女弟子做深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試圖由文獻分析克勤禪師如何運用公案禪之三種機用，指導這些女眾弟子，及當時女眾們學佛參禪之情形。克勤禪師依個人之根基，以三種機用引導學人參公案：第一教人直下承當，截斷思量；第二藉由提問引出學人疑竇，發根本無明；第三避免胡亂下註腳詮釋，應機教人參活句，不參死句。筆者由《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佛果克勤禪師心要》、《五燈會元》發現克勤禪師曾對十四位出家及在家女弟子之禪法指導記錄，諸如：喬貴妃、大長公主、益國夫人、張國太夫人、若虛庵主、湧道者尼、照道人尼，覺庵道人祖氏、令人本明及范縣君等；後三位為法嗣女弟子，喬貴妃後來則成為大慧宗杲之法嗣。禪師依不同根基以三種機用鍛鍊這些女眾，而這些女性致力於修習禪法，贊助法會，護持道場，克服種種歷史、社會的不利因素，為宋代女性佛教寫下歷史性的一頁。

# 目次

---

- 一、前言
  - 二、克勤禪師生平與禪法特色
    - (一) 生平簡介
    - (二) 克勤禪師之公案教學
  - 三、克勤對女眾開示及三種機用之運用
    - (一) 上根利智之女修道者
    - (二) 功夫深厚之女眾弟子
    - (三) 初機晚學之女眾弟子
  - 四、結論
- 

## 關鍵詞

圓悟克勤、女性佛教、宋代禪、公案禪、話頭禪

## 一、前言

由於佛教之發展長期處於父權社會的歷史背景之下，女眾參與佛教之修行、研究乃至弘揚與傳承法脈，皆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因此在佛教文獻上有關女眾的記載相對較少，然而宋代因佛教蓬勃發展，女性參與宗教活動也大幅增加，這可反應於文獻中有關女眾之問法、修行記載較以前多。<sup>1</sup> 有關宋代女性佛教的研究有 Miriam Levering 宋代女禪師之教學指導、臨濟禪與性別研究，及大慧宗杲（1089-1163）對女眾弟子之教導等；另外還有 Ding-hwa E. Hsieh 有關宋代禪宗女性形象之探討等研究。然過去鮮少特別針對圓悟克勤（1063-1135）禪師之公案教學與其女弟子做深入之研究，作者由《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以下簡稱《語錄》）、《佛果克勤禪師心要》（以下簡稱《心要》）、《五燈會元》等文獻，發現克勤禪師曾對十四位出家及在家女弟子之開示與禪法指導記錄。因此本研究試圖由這些開示與教學內容，分析克勤禪師如何運用公案教學之三種機用，指導這些女眾弟子學佛參禪及對這些女眾說法之特色為何？

宋代佛教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曾寫下輝煌的一頁，此時禪宗的發展更是盛況空前，公案禪之盛行與話頭禪之興起，為佛教加入些許創新元素，而這樣充滿活力的宗教，自然引起大眾積極參與，因此在這時期女性有較多機會參與宗教修行，甚至是護持佛

---

\* 收稿日期：2018/12/02；通過審核日期：2019/06/10。

本論文初稿，曾以英文發表於 2015 年 6 月 24 日舉辦之研討會 “14th Sakyadhi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t Women”，題名 “Yuanwu Keqin’s Chan Praxis: Teaching for Women”。

<sup>1</sup> Ding-hwa E. Hsieh,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Sung Period,”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148.

法的大施主。根據 Miriam Levering 的研究，當時比丘尼約有 61,240 人，比丘有 397,615 人，比丘尼約佔整體出家人數的 13%，其中大多數來自菁英家庭。<sup>2</sup> 例如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度弟子四百人，尼眾百數，<sup>3</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中記載王公貴族之夫人大力資助法會，<sup>4</sup> 《五燈會元》中共收錄二十一位法嗣女眾，有宋當代的文獻記載約有十四位法嗣女眾，其中有九位是尼師。<sup>5</sup> 妙湛寺尼文照禪師和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曾獲賜紫方袍，<sup>6</sup> 《五燈會元》記載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上堂為大眾說法開示。<sup>7</sup> 空室道人智通則著有《明心錄》行於世，圓悟克勤禪師為之作序，靈源、佛眼皆有偈贊之。<sup>8</sup> 考察以上諸位尼師多出自士大夫官員之家，然而琅邪起禪師法嗣俞道婆則是位市井小民，在市場以油簪為業，常隨眾參問琅邪，聞丐者唱蓮華樂，忽大悟，以簪盤投地，夫在一旁瞪她說：「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sup>9</sup> 由以上種種記載，可發現宋代女性學佛參禪之盛況，但有記載於文獻中的仍是少數，這些參禪有所成就者不論是尼師或在家女眾，多數來自文人官宦之家，經濟不虞匱乏，且得到家人

---

<sup>2</sup> Miriam Levering, "Miao-tao and Her Teacher Ta-hui,"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188.

<sup>3</sup> 《景德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6, p. 330c7-12。

<sup>4</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33c3-12, 736a21-b9, 737c17-738a9, 738b9-21, 740a21-b4, 762a5-27, 764b21-c12。

<sup>5</sup> Ding-hwa E. Hsieh,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Sung Period,"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p. 156.

<sup>6</sup> Ding-hwa E. Hsieh,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Sung Period,"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p. 160.

<sup>7</sup>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pp. 427c2-428a24。

<sup>8</sup> 《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9, pp. 351c13-352a4。

<sup>9</sup>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p. 402b12-c2。

的支持，方才有機會學佛向道得解脫，甚至學習師子吼大轉法輪，而克勤禪師的女弟子也多來自上層社會官宦之家。以下將先探討克勤禪師之生平與公案教學之三種機用，再舉例說明禪師如何運用這三種機用，指導女眾弟子學佛參禪。

## 二、克勤禪師生平與禪法特色

克勤禪師出生成長於北宋末年，時值公案禪發展至巔峰時期，一方面演變成評唱注釋公案之文字禪，另一方面將參公案更直接、簡化而演變成話頭禪，在這關鍵時期，克勤禪師對公案禪的演變扮演著重要角色。從克勤禪師求法得道的過程來看，剛開始由經教入手，之後參訪當時各宗派名師，直至五祖法演處，令其參「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最後因小艷詩之觸機而開悟，公案禪發展至此已簡化成參公案中關鍵的一句話。而克勤禪師亦常令學徒參公案中之關鍵句，至其高徒大慧宗杲時，進一步簡化成參「什麼是無？」，而成為話頭禪之開端。

### （一）生平簡介

克勤禪師生於北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彭州崇寧（今四川郫縣），駱氏之子，為宗於儒學之書香世家，十八歲於妙寂寺出家，曾雲遊四方參遍名師，直至臨濟楊歧五祖法演（1024-1104）處，因小艷詩之觸機而開悟，此時年二十九歲（1092）。先後住持過碧巖、夾山、金陵蔣山、東京天寧寺、金山及雲居山等，之後因戰亂返蜀，住持成都昭覺寺。卒於紹興五年（1135）享年七十三歲，諡真覺禪師。<sup>10</sup> 其主要著作有《碧巖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佛果克勤禪師心要》、《佛果擊節錄》等；主要法嗣弟子有大慧宗杲與虎邱紹隆（1077-1136）。克勤禪師以禪門

---

<sup>10</sup> 《補續高僧傳》，CBETA, X77, no.1524, p. 429b5-c20。

第一書《碧巖錄》之著作而聞名，過去學者大多將其定位為文字禪師之重要推手，對其禪法與其他著作較不熟悉，以下將簡介其公案教學之三種機用。<sup>11</sup>

## （二）克勤禪師之公案教學

克勤禪師之禪法基本上乃師承五祖法演臨濟楊岐之宗風，主要理論基礎是如來藏與般若「空」的思想，再加上六祖慧能所主張修行不離日常生活，「平常心是道」、「隨處作主」、「立處皆真」等。<sup>12</sup> 在以上原則指導下，克勤禪師應機鍛鍊學人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有棒喝、肢體語言、言語對話示機、參公案之三種機用等。以下將闡述什麼是參公案的三種機用，及其如何運用這三種機用來鍛鍊這些女弟子？

### 1. 公案之功用

參公案在宋代時期是禪宗相當盛行的修行方法，這也是克勤禪法之一大特色，因此在《語錄》與《心要》之上堂說法示眾時，常見克勤禪師以公案做為宣講題材，或由僧問公案之內容而開始說法，另外也常舉過去發生過的公案加以評唱說明：公案是如何參？為何是學人開悟之重要手段與方法？首先舉出克勤禪師在《心要》中開示公案對初機晚學者之作用，及學人在修學過程中，應如何運用公案。原文如下：

初機晚學，乍爾要參無捫摸處。先德垂慈，令看古人公案，蓋設法繫住其狂思橫計，令沉識慮到專一之地，驀然發明，心非外得。向來公案，乃敲門瓦子矣。<sup>13</sup>

<sup>11</sup> 吳芬錦，〈《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之禪法研究〉，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頁11-20。

<sup>12</sup>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444。

<sup>13</sup>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CBETA, X69, no. 1357, p. 488b11-13。

公案對初機晚學者而言，可用於繫住學人狂思橫計之妄念，令情識思慮到達澄淨專一之時，驀然發明，心非外得。因此公案對初學者來說是一塊敲門磚，幫助學人心繫一處，沉澱心思，接著再進入參的階段。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克勤禪師如何引導不同根基之學人參公案。

## 2. 公案教學之三種機用

克勤禪師以公案接引學人之三種機用：第一教人直下承當，截斷思量；第二藉由提問引出學人疑竇，發根本無明；第三避免胡亂下註腳詮釋，應機教人參活句，不參死句。首先克勤禪師舉道通禪師與于迪之公案說明禪師如何應機教化學人；一位名為于迪之官員生性兇暴，對忤逆之人皆殺之，一日向紫玉山道通禪師請法，問曰：「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道通：「你這粗俗漢，問這做什麼？」于迪當場大怒，道通：「這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于迪因此有所省悟。藉由問答發他根本無明，隨手點破。<sup>14</sup> 以下將進一步解釋克勤禪師接引學人之三種機用。

### （1）第一種機用

克勤禪師對根基較利之學人採第一種機用的方式參公案，即是以問句直接參，而不是用情識知解，或言語說明去理解，以下為《語錄》之原文：

大凡接人有三種機：若是第一機為人，只消向他道于迪客作漢，爾問與麼事作麼？更無方便。只是沒義理，難話會。若於此直下承當去，更不擬議，則與柏樹子、麻三斤、一口吸盡西江水，更無差別。所以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只要教爾當頭領解去。<sup>15</sup>

<sup>14</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p. 773c21-774a2。

<sup>15</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74a2-8。



克勤禪師以前例說明，若是以第一種機用鍛鍊學人，只須向于迪直接反問：「你這粗俗漢，問這做什麼？」沒有什麼道理，無法用言語說明，直接參「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這句話，就如同參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一口吸盡西江水等關鍵句，若以知識分別思量，是無法明心見性，當下截斷學人之思量分別，直接參這句話便是。另外又舉馬祖道一與龐居士之間的一段公案，說明第一種機用。如下文：

又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乃大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頌與一口吸盡西江水題目，豈曾相副，既不說口，又不說水，只道心空及第歸。且道：「作麼生是心空？」只教爾是非、得失、明暗、色空、森羅萬象一時融會，歸于一理，和理一時空却，然後有些趣向，山僧今夜不惜眉毛，為爾一時吐却了也，更為諸人說箇小偈：「祖佛單傳向上機，電光石火構不徹，獨許諸根穎脫人，金剛寶劍當頭截。」<sup>16</sup>

在此龐居士問：「不與萬法在一起的是什麼人？」馬祖回答：「等你一口氣吸盡西江水，我就告訴你。」龐居士因此大悟。在此馬大師以「一口吸盡西江水」截斷龐居士思量分別，直指第一義令其大悟。而克勤禪師又從馬大師之偈頌中「心空及第歸」引導學人參「什麼是心空？」這與「一口吸盡西江水」有異曲同工之處，皆無法以知識思量，言語說明，須直下承當領會。

## （2）第二種機用

第二種機用，禪師應機從不同角度以問題逼問、引導學人起疑情或發現自己的無明習氣，順手點破，啟發學人有所省悟。此

<sup>16</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74a24-b6。

指導方式仍可讓公案處於活句狀態，可繼續參究，仍然在開悟的方向上努力前進。以下是原文之內容：

若是第二機為人，即易也，只是發起問端，如道于迪客作漢，爾問與麼事作麼？此乃發他根本無明，令他無明現前，隨手點破。<sup>17</sup>

第二種機用以疑問句「作麼生？」、「如何？」等引發問題開端，令學人無明現前，隨手點破，破除修行障礙，以助參禪者進入參公案的階段。過程中會以各種手段逼問學人，助其向上提升，例如：舉拂子，擊禪床，棒喝及瞬目揚眉等肢體語言。

### （3）第三種機用

第三種機用是為功夫尚淺的學人所設，禪師不得不詳加解釋，讓學人了解公案中所蘊藏的道理及含意，但這麼做有時會讓公案失去其作用，而成為死句，無法引導學人明心見性。以下為原文之內容：

若是第三機為人，不免入泥入水，重下箇注脚。如云于迪客作漢，便是放却黑風吹其船舫，于迪或作怒，便是羅剎現前。玉云正是黑風吹其船舫，豈不是觀音出現，此是落草注解，瞎人眼目，破滅胡種。若是真正衲僧，直須撥却，豈不見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sup>18</sup>

若是使用第三種機用教導學人，禪師不得已入泥入水，詳加解釋，罵人粗俗漢是放黑風，于迪大怒正是羅剎現前。但下太多注解，會瞎人眼目，落入文字葛藤及情識知解之中，無法達到真正參公案之目的。因此提醒學人要參活句，不要參死句。

### （4）公案禪三種機用之層次

---

<sup>17</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74a8-11。

<sup>18</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74a11-17。

另外克勤禪師再次說明公案禪三種機用，此為李萬卷問歸宗和尚有關芥子納須彌之公案，原文如下：

活句上薦得，與祖佛為師，如李萬卷問歸宗和尚：「須彌納芥子則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宗云：「爾身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在甚處？」歸宗老漢尋常一條白棒，打佛打祖，及乎李萬卷問著，不免曲順人情放開一線，然他用處也只教爾當頭截去，後來眾中無識者，便道：「芥子是心，須彌是萬卷，納之於心何所不可？」佛法若只如此，爭到今日也？<sup>19</sup>

在此禪師說明三種機用之層次，李萬卷問歸宗和尚：「須彌納芥子則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克勤禪師認為歸宗和尚平常就直接給一頓棒打，不容疑議，直下參去；但在此應機順人情給李萬卷一點指引，反問他：「爾身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在甚處？」然後請他在此直接往下參；後來有人將此公案說破，進一步解釋芥子是心，須彌是萬卷，將萬卷書納於心中有何不可？公案雖蘊含佛教義理，如果禪師說破公案，佛法怎麼能傳承至今呢？因此公案禪的第一種機用教人直下參去，不以言語解；第二種機用要讓公案維持活句狀態，以不同角度逼問，或以棒喝逼拶，身體語言示禪機，鍛鍊學人明心見性；第三種機用則是給予過多的解釋說明，只是淪為知識義理上的學習。以下將進一步舉例說明克勤禪師如何運用這三種機用指導女弟子。

### 三、克勤對女眾開示及三種機用之運用

依據《五燈會元》卷 19 之記載克勤禪師有三位嗣法女弟

---

<sup>19</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74a17-24。

子，覺庵道人祖氏、令人本明和成都府范縣君，<sup>20</sup> 這三位女弟子並沒有記載於《語錄》或《心要》之中，然而《語錄》中有關克勤禪師對女眾開示、說法之內容，共有十二篇，主要記載於上堂七篇及小參三篇，而法語則只有二篇。主要之說法對像有喬貴妃、慶國夫人、王貴妃、大內貴妃、秦魯國大長公主、益國夫人、張國太夫人及尼修道者等。<sup>21</sup> 此外在《心要》中記錄三位尼師請法，分別是若虛庵主修道者尼、湧道者尼及照道人尼。<sup>22</sup> 由以上文獻之記載共有十四位女眾弟子，而這些女弟子大多數是當時的尼師、官夫人或皇室女眷，她們都關心些什麼？克勤禪師跟她們說些什麼？以下將依這些女眾之根基，舉例說明禪師如何運用公案禪之三種機用。

### （一）上根利智之女修道者

克勤禪師靈活運用公案禪指導資深或利根之女修道者有：若虛庵主修道者尼、照道人尼、范縣君及湧道者尼，以下將詳細說明禪師如何運用公案鍛鍊這些女眾弟子。

#### 1. 若虛庵主修道者尼

在其他佛教文獻與史料上並沒有若虛庵主尼之生平資料，此篇記錄出自《心要》，不過在《語錄》中有一篇內容雷同，標題為〈示尼修道者〉，在此筆者判斷應是同一位尼師。此篇內容主要有二部分，前半段是對出家尼師的說法開示，後半段舉末山了然與灌溪志閑之間的公案，鼓勵尼師也可成為大成就者。詳如下文：

---

<sup>20</sup>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pp. 411c22-412a15。

<sup>21</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33c3-12；p. 736a21-b9；pp. 737c17-738a9；pp. 738b9-21；p. 740a21-b4；p. 762a5-27；p. 764b21-c12；p. 779b14-c3。

<sup>22</sup>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CBETA, X69, no. 1357, p. 464；p. 468a12-21；p. 472a17-b20。

學道之士，初有信向，厭世煩溷，長恐不能得箇入路，既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自具足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為、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覓他起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巖頭道他得底入，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昔灌溪往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不蓋却？」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山中人？云：「非男女等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如此豈不是腳踏實地到壁立萬仞處？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人既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劍，當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sup>23</sup>

前半段的開示主要提及學佛出家，最初可能因厭煩世間之混雜而出家，但恐怕不能長期以這樣的心態修行，而是要懂得不攀外緣，守住真心，契證本來無為、無事、無心境界，二六時中無欲無依，才是安樂法門。之後舉末山尼師為例，鼓勵女眾也可證悟，並教導僧眾禪法，明心見性所見之實相，是超越男女相，無須變現男相或女相。最後引導若虛庵主尼參此公案的關鍵句：「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以第一種機用的方式，教人直下承擔，參原本具足之妙圓真心。

## 2. 照道人尼

照道人尼之生平在史料與佛教文獻皆不可考，此篇內容出自《心要》，前半段說法內容為空性與佛性，後半段則舉公案引導

<sup>23</sup>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CBETA, X69, no. 1357, pp. 464c20-465a12。

尼師如何運用第一機用參公案，以下節錄原文後半段之內容如下：

法華會上龍女獻一珠即成正覺，豈非轉念便證妙果耶？蓋此法天地不能覆載，虛空不可包容，蘊在一切含靈根脚為一切依倚，長時淨保無處不周，但為情識所拘，聞見所隔，妄認緣影為心，四大為身，不能證得此正體。所以諸聖以悲願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單拈獨證去。**只如龍女所獻之寶，即今在甚處？**若纔舉著便和坐子承當得，終不向語言中作解會，心機意想裏作窠窟，便與靈山無垢世界無二無別也。從上來唯貴最初一念，最初一句，念未生，聲未發，直下截斷，千聖靈機，萬靈印契一時劃破，可不是脫灑自由，得大自在，要妙處耶？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此箇公案多有涉唇吻商量作機境解會，殊不稟宗猷也，要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能逆流超證，乃解翻却二老鐵船，始到壁立萬仞處，方知無許多事。<sup>24</sup>

克勤禪師對照道人尼的開示可分成二段，前半段解釋禪宗由釋迦摩尼佛傳承至達摩，以心傳心，直指人心，證得空性，而入如來地。後半段舉出龍女頓悟成佛，直下會去第一義，證得佛性，鼓勵女性亦可成佛。並且運用這個故事反問：「**龍女所獻之寶，如今在那裡？**」令學人參此句話，不做言語理解，不落入思想的窠臼，在最初一念上參去。另外又舉龐居士與馬大師之公案，指導學人以第一種機用參公案。

### 3. 范縣君

范縣君為成都縣長夫人，守寡多年，性喜習禪，常坐不臥，聽聞克勤禪師在昭覺寺弘法，於是前往求法。克勤禪師令她參

<sup>24</sup>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CBETA, X69, no. 1357, p. 472b5-20。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縣君傷心難過，於是哭求禪師給她一個方便的方法，克勤禪師遂請她只看：「是箇甚麼？」，之後有所省悟曰：「原來這麼地近那！」在《五燈會元》列克勤禪師之法嗣。<sup>25</sup> 後來號為寂壽道人，隨其當官兒子至黃梅拜訪五祖法演，五祖問她：「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寂壽呵呵大笑云：「大小五祖原來未識他在？」便拂袖而去。因而得五祖之認可。<sup>26</sup> 大慧宗杲也引用「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教導其女弟子妙道，助其開悟見性並成為當代著名的女禪師。<sup>27</sup> 除此之外，克勤禪師也引用這個公案指導僧眾，在上堂說法時引用二次，小參時引用二次。<sup>28</sup> 以下將舉出二例說明比較同一公案用於男眾與女眾，有何異同之處？是否有性別差異？首先是對僧眾上堂開示，以下將節錄其中一段：

言詮莫能及，比況莫能得；知不可知，識不可識；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聖，不是凡；不是有，不是無；不是是，不是非；不是得，不是失。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到這裏如何稱提？如何舉唱？山僧直得口似匾擔，無理可伸，無詞可說。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商量。豎起拳云：「還見麼？」諸佛以之出世，祖師以之西來，歷代師以之接物利生，天下老師以之鉗鍵衲子。<sup>29</sup>

克勤禪師在此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之公案關鍵句

<sup>25</sup>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p. 412a11-15。

<sup>26</sup>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CBETA, M59, no. 1540, p. 818a16-b5。

<sup>27</sup> Miriam Levering, "Miao-tao and Her Teacher Ta-hui,"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pp. 204-205.

<sup>28</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16a26-b8；pp. 750c12-751a7；p. 755a29-c1；p. 765a7-b22。

<sup>29</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p. 750c23-751a3。

說明，無法用言語、義理解釋時，該如何幫助學人向上提升，此時為師者尚可運用機鋒應對鍛鍊學僧，往第一義參去。其次是對僧眾小參之指導，節錄其中一段：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拖泥帶水。到這裏上根利智，剔起便行，不落言詮，不拘機境，直下向文彩未彰已前。一時坐斷，可謂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虛空寬廣，如日月普照，無處不圓，無處不遍。所以道：「向上人見處把斷世界不漏絲毫，無得失是非，離見聞知覺，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至於一語、一默、一跬、一步、一挨、一拶，坐斷千差路頭，不許天下衲僧正眼覷著。所以道：須是恁麼人，方解恁麼事。<sup>30</sup>

上根利智之參禪者，若是到達超越語言與機鋒之境界時，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經是拖泥帶水，應「不落言詮，不拘機境」直下參去，則能體會到如虛空般寬廣，「無處不圓，無處不遍」之境地，須有如此體驗的人才能理解箇中滋味。

克勤禪師以第一種機用引導范縣君參公案，同樣的公案也運用於其他僧眾，第一例為上堂說法，學人參公案至無法以言詮、比喻提示說明時，禪師尚可運用身體語言、棒喝、逼拶等方式鍛鍊學人向上提升；第二例為小參之開示，學人已到離見聞覺知，言詮與機鋒皆用不上，即應放下一切直接參去。由以上之案例可觀察到，禪師教學與開示是依學人的根器與當時情境，應機使用公案指導學人，並沒有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 4. 湧道者尼

最初體會到明心見性，可能只是靈光乍現，如何持續保任的功夫也相當重要，以下是禪師對湧道者尼之開示：

---

<sup>30</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55b19-28。



古人為此大法，捐軀捨命，歷無邊無量辛懃，及至洞明奧旨，鄭重如至寶，保護如眼睛，造次動轉不令輕觸，纔起一毫勝解知見，即若雲翳青天，塵昏鏡面。故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指人保任此事，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始得。以忘心絕照踐履到如如實際，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平澹無為，超然獨運。自既腳踏實地，方可為人解去黏縛，度盡一切人，實無人可度。直須用取最後句，物物頭頭有出身之地也。<sup>31</sup>

古人修行佛法歷經千辛萬苦，直到體驗明心見性之奧妙，如獲至寶倍加呵護，才起一點了知勝義的想法，就如同雲蔽青天。禪師舉趙州及曹山之保任功夫，須時時維持清淨心，處於「無事於心，於心無事」之狀態，直至腳踏實地，才能為人去黏解縛，真正度盡煩惱眾生，實無人可度。

## （二）功夫深厚之女眾弟子

益國夫人和張國太夫人，為較有經驗的禪修女弟子，克勤禪師在小參中說明公案之參究方式，幫助二位學人功夫向上提升，以下將詳細說明之。

### 1. 益國夫人

根據《宋史》之記載益國夫人孫氏，其子史嵩，其夫彌忠任端明殿學士踰八十歲才退位。<sup>32</sup> 在《語錄》中記載兩篇有關益國夫人請小參，其中一篇為僧問，在此節錄另一篇，內容如下：

益國夫人請小參，（師）云：「目前無一法，綿密有誰知？格外列千差，到頭須自用。若自用得去，改禾莖為粟柄，易

<sup>31</sup>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CBETA, X69, no. 1357, p. 468a13-21。

<sup>32</sup> 〔清〕永瑤、紀昀等編輯，《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宋史》，香港：迪志文化，1999年，卷33，頁29。

短壽作長年，變大地作黃金，攪旻河為酥酪，不為分外。且如綿密處若辨得，用處即是綿密，綿密即是用處。」<sup>33</sup>

此段益國夫人請小參，乃為克勤禪師教導益國夫人如何用方法至綿密處，而此小參的內容應是針對修行方法的提示，由此可見益國夫人已修學一段時日，進而向克勤禪師請益參禪的方法，希望有所突破，禪師反問什麼是功夫綿密？如何是功夫用得綿密及用功綿密到家時之境界，也就是功夫用的綿密時修行才會得力，一旦修行得力，會更懂得如何將功夫用的綿密，並進一步鼓勵夫人須親自使用，用心體會，才能了解箇中的道理。

## 2. 張國太夫人

史料中無法考證其生平。但《卮續藏》之《善女人傳》中記載張夫人黃氏（1060-1120）卒於宣和二年，得年五十九與克勤禪師（1063-1135）應是同時代人物。邵武人，尚書右丞履之女，朝奉大夫直龍圖閣鄱陽張根之妻，中年篤好佛教，禪坐終日，以禪悅自娛。有一天告訴家人：「吾當從夢中逝，不復以疾病煩人。」側臥西向，手結印而逝。<sup>34</sup> 以下為夫人請小參之內容：

張國太夫人請小參，（師）云：「霜風凜凜，細雨微微，解脫門八字打開，正法眼頂門顯示。還有超宗越格，離見絕情底麼？出來證據。若也證據得去，七佛已前也不恁麼，七佛已後也不恁麼，西天二十八祖亦不恁麼，唐土六祖亦不恁麼，至於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亦不恁麼。為什麼不與麼？只恐賺誤人去。既不與麼，亦不賺誤人，作麼生承當？到這裏，平田中萬仞壁立，壁立萬仞處一似乎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亦無語話分，亦無展演分，畢竟教一切人什麼處入？老僧不惜眉毛，通箇消息去也。**遂竖起拂子云：見麼？**

<sup>33</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62a5-9。

<sup>34</sup> 《善女人傳》，CBETA, X88, no. 1657, p. 405b23-c18。

又擊禪床云：還聞麼？若道見，且得沒交涉；若道不見，更是沒交涉。畢竟作麼生？若教老僧只管與爾說，經無窮劫摸索不著。不隨言解，則淨裸裸，赤灑灑，各各坐斷報化佛頭，各各氣衝宇宙，設使千佛出興，恰如蚊蚋相似，與麼把得定，作得主，方始是本分作家。正當怎麼時，如何委悉？一句迥超諸佛格，坐斷天下衲僧頭。」復頌云：「雖然說破五家宗，爭及曹溪一線通？寶劍當陽誰殺活？離名離相振高風。」<sup>35</sup>

張國太夫人已具有深厚之參禪功夫，禪師運用第二種機用引導張國太夫人進一步向上提升，於是以一連串的問題逼問，並指示須把斷要津，無法用言語說明要從何處下手，遂以豎拂子、擊禪床提示逼問，藉此透露一點消息，接著告知本來面目，經無窮劫摸索不著，無法隨言解，明明白白，赤裸裸的在那兒，如果能把握得住方法，做得了主，即能見得本來自性。最後以一偈頌結語：說破了五家七宗的禪法，還是無法與六祖心法相通，無法以言語解，須活用方法，離名離相，方才是振宗風。

### （三）初機晚學之女眾弟子

喬貴妃與大長公主二者皆為當時皇室成員，其中喬貴妃熱衷於佛教，曾多次前來問法。由開示內容，可觀察到禪師對皇室成員之禮遇，並且針對其身分與根基，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應機說法，引導這些皇室女眷學習佛法。

#### 1. 喬貴妃

喬貴妃為北宋徽宗之妃子，<sup>36</sup> 早年以才能選為內夫人，隸喬貴妃閣，崇尚佛教，徽宗允許其剃髮鬚，參道四方，克勤禪師於

<sup>35</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64b28-c9。

<sup>36</sup> [清]永瑤、紀昀等編輯，《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欽定續通志》，卷 76，頁 1。

東京天寧寺時，曾多次前往問法。<sup>37</sup> 另外亦參學於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懷深禪師；有一次喬貴妃作齋，請上堂時，慈受懷深禪師開示中提到：「大內貴妃，福慧雙修，行菩薩行，助揚教化，於王後宮，貴妃終日說法，利益群生，未嘗間斷。」<sup>38</sup> 北宋亡國後，出家為尼，人稱「關西尼真如」，南宋時跟隨大慧宗杲至閩參禪，<sup>39</sup> 於《續傳燈錄》中列入徑山大慧宗杲禪師法嗣。<sup>40</sup>

《語錄》中有關喬貴妃之記載分別於上堂三篇，法語一篇，為克勤禪師住持天寧寺時，喬貴妃前來問法之記錄。以下節錄其中四篇，以了解當時克勤禪師對皇室女眷之說法內容與特色。

#### （1）東京天寧寺語，喬貴妃請上堂

喬貴妃請上堂，（師）云：「一句全提，千差併會；一華開現，萬福來臻。往復無間而有源，動靜不移而常寂，處處是佛，頭頭是道。若也深信得及，更不假他人餘力，直似壯士屈伸臂頃，全出此機，若動若靜，若出若處，殊勝中現殊勝，奇特中現奇特，更非外緣全承渠德。所以道：『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思力。』若識此思，動止作為，百千變現，悉不落虛。正當怎麼時，一句作麼生道？當陽遍界無回互，千重百匝轉光輝。」<sup>41</sup>

此段主要是克勤禪師上堂說法引用華嚴思想，闡述佛性常寂，人人皆有佛性。文中指出處處有佛，不論是處於動靜，若深信遍法界皆有佛法，不須假他人之手，伸臂之頃即可體會，佛無所不在，光輝普照世間。克勤禪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為喬貴妃開

<sup>37</sup> 《增集續傳燈錄》，CBETA, X83, no. 1574, p. 352a15-b2。

<sup>38</sup>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CBETA, X73, no. 1451, p. 121a7-18。

<sup>39</sup> 《增集續傳燈錄》，CBETA, X83, no. 1574, p. 352a15-b2。

<sup>40</sup> 《續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7, p. 685b5。

<sup>41</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33c3-12。

示眾生皆有佛性，佛法百千變現無所不在。正在想是怎麼回事時，到底是什麼呢？須自行參究，體會箇中道理。

## （2）喬貴妃娘子請，為法真和尚病起，上堂

師云：「鷲峯單提向上機，千靈不謀而會合。少室密傳正法眼，萬象不融而圓通，契印相投，緣因相入，神功如天地之覆載，妙智若日月之照臨。沙界等平略無向背，有大解脫士，證大解脫道，闢大解脫門，示大解脫事，現古人攢簇不得底病，直教千聖覓起處不見，諸佛眾生皆有是病，諸佛若病，即非眾生；眾生若病，即非諸佛。是故以眾生病故，示有此疾，由茲王舍城人，各各稟頂上光，悉來問病，而是大士隨求顯示，令其萬仞壁立，以至眾生病盡，大解脫士亦安。既安之後，有大檀越作大法施，建大法幢，演大法義，雨大法雨，一一交羅，重重無盡。正當怎麼時，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靈苗增秀氣，瑞草發祥光。復成一偈：『示病維摩元不病，問疾文殊初不來。建大法幢啟大施，頓令千眼一時開。』」<sup>42</sup>

喬貴妃為法真和尚生病而請克勤禪師上堂說法，在此禪師藉此因緣開示，因眾生都會生病，大解脫人示現疾病，以身說法教化眾生。並舉示古則，提及王舍城人向大士問病，眾生病癒後，即有施主作大法施，建大法幢，令法界眾生雨露均沾，共得法喜利益。並舉維摩詰居士原本沒病，為說法因緣故示疾患，才有文殊師利菩薩探疾問法之因緣。下一段即是喬貴妃為法真和尚病癒設千佛會。

## （3）喬貴妃設千佛會上堂

喬貴妃設千佛會。上堂云：「千華顯瑞應，萬善積靈臺，廣

<sup>42</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34b15-c2。

闢解脫門，大開無價藏，舉揚正法眼，表示千佛因，直得遍界絕籠羅，當陽無取捨，透聲透色，亘古亘今。有具大信根，修菩薩行，發難思議力，啟清淨莊嚴，建大道場，具列珍羞，一香一華，一茶一果，同法性，等太虛，塵塵剎剎，千佛放光，如理如事，十方普應。所以道：『大匠無繩墨，良材無曲直，紅輪燦太虛，遍界皆輝赫。』一華開，一佛出世；一塵舉，一佛成道。主伴交參，森羅顯煥，集無涯福祿，祝睿算無疆。正當怎麼時，作麼生道？室內千燈相照耀，天邊寶月更清圓。」<sup>43</sup>

上一段喬貴妃為法真和尚生病而請克勤禪師開示時，即提及病盡得安時，大壇越會做法施，此段即是喬貴妃設千佛會時，請克勤禪師上堂開示，提及貴妃是有大信根的菩薩，發大願修菩薩行，建設道場，供養三寶珍羞、花果、香料等，這都是在修佛法，而沒有分別，就像大工匠不須墨繩來測量，好的木材不須分曲直，如同千佛光輝普照，遍界受其德澤。一花開，一佛出世；一塵揚起，一佛成道。宇宙顯萬相，福祿無涯，功德無量，並祝皇上萬壽無疆。正於此時，該怎麼說呢？法會千燈照耀互相輝映，別忘天邊寶月更清圓。行善積福之餘，更應進一步證得清淨佛性。

#### （4）貴妃喬氏求法語

當人脚跟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佛前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為起見生心，分別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即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多見聰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却擬

<sup>43</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34c3-14。

棄有著空，是大病。若有心棄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却棄著有無，直下貼貼地，圓湛虛凝，翛然安穩，便自能信此真淨妙心。餉間被世緣牽掣，便能覺得不隨他去。直須長時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得，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sup>44</sup>

此段為喬貴妃求法語，主要開示內容提及人人所具有的佛性，本來圓湛靈明，眾生因我執而起種種分別、執著的心，於是產生各式各樣的煩惱。若能下定決心努力修行，放下身心，至一念不生之處，就是眾生的本來面目。有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將妄心當聰慧耍弄，無法休歇放下，心若靜下來卻又著空，所謂見性之「性」，非空非有，離卻有無才能超然安穩，相信自己本具真淨妙心。

## 2. 秦魯國大長公主

秦魯國大長公主是北宋仁宗第十女，母親是周貴妃，<sup>45</sup> 南宋高宗之曾祖姑，為高宗非常敬重之長輩，<sup>46</sup> 得年八十六歲，外加賜名明懿。<sup>47</sup>

秦魯國大長公主降香請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秦魯國大長公主令辰修設，祝嚴今上皇帝聖壽無疆。」師乃云：「天高無極，無極有尊；地厚無垠，無垠有主。鏡萬象方寸，懷六合胸中，發大機，顯大用，是故乃祖乃佛，或拈

<sup>44</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87c4-20。

<sup>45</sup> 〔清〕永瑤、紀昀等編輯，《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欽定續通志》，卷341，頁10。

<sup>46</sup> 〔清〕永瑤、紀昀等編輯，《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15，頁16。

<sup>47</sup> 〔清〕永瑤、紀昀等編輯，《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47，頁15。

華，或面壁，或行棒，或行喝，或詞辯縱橫，或寂寥無說，周旋往返，只明此箇無為宗旨。所以人人分上，各各壁立萬仞，無一絲毫移易虧欠。豈不見道：譬如帝力，不棄一民，不謂不知而不容，不謂知之而含育。到箇裏，啟無為之化，行不言之教，各各頂天履地，飲泉水，貴地脈。正當恁麼時，還委恁麼？一穗寶香天上降，金輪皇億萬斯年。」<sup>48</sup>

秦魯國大長公主向克勤禪師問法，首先拈香祝皇帝聖壽無疆。接著提到從佛陀以降運用各種教法發大機、顯大用，如拈華、面壁、棒喝等各種方法，依眾生不同的根器，使用不同的方法，都是為了幫助眾生明心見性，只為說明這個無為、無住之宗旨。每個人本來即有超脫的真如佛性，禪師以各種方式教導眾生，就如同帝王不遺棄任何一位子民，不管認不認識都會教化、照顧他們。

## 四、結論

克勤禪師依據這些女眾弟子之根基與修行經驗，運用三種機用指導她們參禪學佛，其中運用第一種機用指導若虛庵主修道者尼、照道人尼及范縣君，禪師慈悲應機為二位尼師拈出與女性相關的公案，分別舉末山了然女禪師及龍女成佛的故事，具有激勵女眾應打破性別的限制，眾生皆具有佛性，不因性別、身分、地位而有所不同，特別是在末山禪師的公案中「一句變個什麼？」打破男女相的分別執著，並且直指學人往第一義參去；龍女成佛雖然是轉成男身而成佛，但仍是一個女性成佛的例證，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因應當時印度社會普遍地存在對女性差別待遇的想法，由女身轉男身而成佛，是一種妥協的權宜之計，以適應當

---

<sup>48</sup>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p. 740a21-b4。



時的社會風氣。<sup>49</sup> 然而克勤禪師將重點放在人人皆有佛性，不因性別而有差異，最後反問照道人尼，「龍女所獻之寶，今在何處？」令其參佛性在何處？引導她往第一義去。對范縣君的指導中，將公案中「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進一步簡化成「是箇甚麼？」，令范縣君有所省悟而成為法嗣女弟子，這個公案與教學方式也被大慧宗杲運用於教導女禪師妙道及其他弟子。克勤禪師第一種機用的教導方式可視為話頭禪之原型，並可由此追溯出話頭禪的發展軌跡，大慧禪師將第一種機用的教導方式，進一步簡化成一句簡潔有力的問句「什麼是無？」，話頭禪從此廣為流傳，成為漢傳佛教中創新且具特色的修行方式。有關第二種機用的運用，主要用於有修行經驗的學人，處於須進一步向上提升之處境，卻摸不著路數，禪師慈悲給一線生機，通個消息，以各種問題從不同角度逼問，引導學人往第一義參去，當中不僅有語言提示還有擊禪床、豎拂子等逼拶手段，幫助學人突破關樞，明心見性。最後對皇室成員之開示則以說法為主，對喬貴妃提及設千佛會及菩薩行的意義，行善積福之餘，證得清淨佛性更為重要；無分別心、執著心方可見本來面目；對大長公主講述，人人都有佛性，不同根器，須用不同教法等，禪師引用公案或講述佛法，仍在最後留下活句，不致落入文字葛藤，瞎人耳目。

由於佛教的發展建構於父系社會的背景之下，使得女眾學佛與參禪，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過中國禪宗以般若空性為理論基礎，強調明心見性是超越男女相，並以人人皆俱有佛性的平等觀，反應出禪宗的基本立場，認為見性、開悟與性別無關。<sup>50</sup>

---

<sup>49</sup> 梶山雄一，《空の思想》，京都：人文書院，1983年，頁195。

<sup>50</sup> Miriam Levering, "Lin-chi (Rinzai) Ch'an and Gender: The Rhetoric of Equality and the Rhetoric of Heroism," in *Buddhism, Sexuality, and Gender*, edited by José Ignacio Cabezon, US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2, p. 137.

而在上述有關克勤禪師與女眾弟子的互動與教學中，禪師細緻地引導二位尼師參女性公案，在性別認同上更容易引起共感，例如舉末山了然為例，激勵女弟子明心見性是超越男女相，以龍女為例強調人人皆有佛性，女性也可成佛。在鍛鍊學人方面也以相同的公案指導范縣君與其他男眾弟子，禪師依學人之根基及當時之情境，靈活運用公案指導禪眾，而非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另外有關《語錄》中所記載的女眾雖然多為當時之貴族階級，但在以儒家傳統思想為主流的社會氛圍下，女人多半被賦與以家庭為主的角色與責任，並不被允許離家學佛參禪，使得這些女眾仍須突破種種家庭與倫理的限制，獲得到家人的支持，才有機會學習佛法，甚至是贊助法會，護持道場，由以上克勤禪師教導女眾之諸多案例中，亦可真實地呈現出宋代女性佛教的一個面向。無論如何，《語錄》、《心要》等文獻所記載的這些傑出女性，能克服種種家庭、社會與歷史的不利因素，努力修習禪法，也為宋代女性佛教寫下歷史性的一頁。

## 引用書目

### 藏經原典或古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電子佛典系列, 2011 版光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CBETA, T47, no. 1997。

《景德傳燈錄》, CBETA, T51, no. 2076。

《續傳燈錄》, CBETA, T51, no. 2077。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 CBETA, X73, no. 1451。

《補續高僧傳》, CBETA, X77, no.1524。

《嘉泰普燈錄》, CBETA, X79, no. 1559。

《五燈會元》, CBETA, X80, no. 1565。

《增集續傳燈錄》, CBETA, X83, no. 1574。

《善女人傳》, CBETA, X88, no. 1657。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CBETA, M59, no. 1540。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清]永瑢、紀昀等編輯。香港: 迪志文化, 1999 年。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欽定續通志》, [清]嵇璜、劉墉等。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南宋]李心傳。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宋史》, [元]托克托(原作脫脫)等。

### 中日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吳芬錦(2009)。〈《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之禪法研究〉,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論文。

梶山雄一(1983)。《空の思想》。京都: 人文書院。

楊曾文(1999)。《唐五代禪宗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西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Hsieh, Ding-hwa E. 1999.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Sung Period."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48-187.
- Levering, Miriam. 1992. "Lin-chi (Rinzai) Ch'an and Gender: The Rhetoric of Equality and the Rhetoric of Heroism." in *Buddhism, Sexuality, and Gender*, edited by José Ignacio Cabezón. US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p. 137-156.
- . 1999. "Miao-tao and Her Teacher Ta-hui"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88-219.

# Yuanwu Keqin's Chan Praxis —Teaching for Women

Fen-jin Wu

Postdoctoral Project Research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Much of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developed within a patriarchal social framework, in which women were constrained in their practice, research, and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and were therefore less likely to become Dharma heirs. Thus, there are fewer records of women than men in Buddhist literatur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owever, Buddhism was very popular and women increasingly participated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This is reflec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period, which include more frequent mention of women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Chan than in earlier Buddhist literature. Miriam Levering's research about women teaching Chan during the Song, her observations about Linji Chan and gender, Tahui's teachings for women, and so on, and Ding-hwa E. Hsieh's studies about images of women in Song Chan are all valuable contributions. As of yet,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that specifically discuss the practice of Chan master Yuanwu Keqin (1063-1135) and his teachings for nuns and laywomen. This paper analyzes literary source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Yuanwu's three methods of instructing female discipl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eachings for women, and the Chan practice methods of his female disciples during the Song.

Yuanwu used three distinct teaching approaches when instructing disciples in their practice and study of Chan, depending on the character and potential of the student. The first approach was straightforward: to meditate on crucial kong-an (koan) phrases, such as "sucking up the water of the western river in a breath". This method of instruction, which transcends reason and language, focusing directly on the mind, was for the sharpest students. The second approach

involved questioning students and exposing their ignorance through a process of questioning, then pointing out the students' weak points. The third approach involved providing beginners with commentaries and notes to explain the kong-an or Dharma teaching in detail.

Yuanwu's 14 female disciples are mentioned in the *Yuanwu Fokuo Chanshi Yulu*, *Wudeng Huiyuan*, and *Fokuo Keqin Chan Shi Xin Yao*. Most of these women were from families of high social status, for example, Senior Imperial Consort Jiāo, Senior Imperial Consort Wang, Princess Ta-chang, Madam Yi-gou, Madam Qing-gou, Madam Zhang Guo-tai, Madam Fang, Jue An Dao Ren Zu Shi, Ling Ren Ben Ming, and so on. The last three became Yuanwu's Dharma heirs, and the senior imperial consort Jiāo became the Dharma heir of Ta-hui. These female lay disciples supported Dharma gatherings, offered patronage to the sangha, and propagated the Dharma at the palace. They overcame the gender constraints of patriarchal history and society to practice and study Chan Buddhism. Yuanwu instructed these women in their investigation of kong-an by means of a three-fold method that depended solely on their talent, without gender discrimination. As a result, some of them achieved realization and became Dharma heir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methods of instruction that enabled these remarkable women to write an important page i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Chan.

### Keywords:

Yuanwu Keqin, Buddhist women, Song Chan, Kong-an Chan, Hau-t'ou Chan